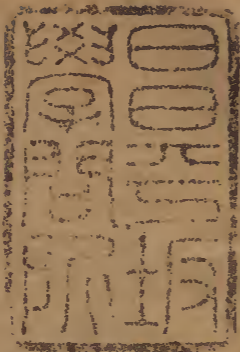


# 史記測議



漢書門			
三	一	二	二
二	四	八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九	三	書	
函	三		
一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4	
冊數	32 ( 20 )		
函號	279	36	

五十七之六十四



史記卷之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

西北七里釋例地名云

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

索隱曰謂

勃本以織蠶薄為生業也韋昭云北方

常為人吹簫

謂薄為曲許慎記淮南云曲葦薄也

常為人吹簫

材官引疆

漢書音義曰能引疆弓

高祖之為沛公初

史記

卷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

華亭

陳子龍

測議

徐子遠

楊慎曰敘戰功處與曹參世家樊鄴等列傳同一凡例韓文公曹成王碑敘戰功處木此亭坤曰太史公叙終侯戰功古今絕調

史記

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

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

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索隱曰二縣名擊章邯

車騎殿瓚曰在軍後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

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

云擊章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攻槐里

好時最定魏地攻爰戚東緡以往索隱曰小顏音昏

是也東緡縣音吳正義曰括地志云至栗正義曰括

有東緡故城漢縣也在兖州金鄉縣界也擊秦軍阿下

破之索隱曰謂東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

縣名屬定陶襲取宛胸正義曰宛劬二音今曹得單

父令正義曰善甫二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

之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隱曰地擊李由軍雍丘

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如淳曰周禮後章邯破殺

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

歲二月索隱曰謂初起沛及還至楚懷王封沛公號

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索隱曰漢書

音肥縣名屬東海徐廣又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

史記

卷之七

絳侯周勃世家

二

陽緱氏

正義曰緱音勾洛州縣

絕河津

正義曰即古平陰津

擊趙賁軍尸

北

索隱曰賁音肥人姓名也尸即尸鄉今偃師也

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峽

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

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

索隱曰或封號未必縣名也

從入漢中

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

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

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

攻槐里好時最

如淳曰於將率擊之中功為最

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

索隱曰地志漆縣在右扶風擊章

平姚印軍

索隱曰印音五郎及平下將

西定汧

正義曰今隴州汧源縣本漢汧縣地

也還下鄠頻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鄠縣故城在岐州鄠縣東北十五里頻陽故城在宜州

士門縣

圍章邯廢丘破西丞

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西縣

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本漢西縣地破西縣丞

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

攻上邽

正義曰音圭秦州縣也

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

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歿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

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

離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國正義曰括地志云潁陰故城在陳州南潁縣西北鍾離

故城在濠州鍾潁縣東北五里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

之易下

索隱曰謂被茶軍於易水之下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索隱曰小顏以

當高祖所行之道或以馳道為秦之馳道故賈山傳云秦為馳道東窮燕齊也○子龍曰當馳道者大抵

當正軍也。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

戶。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城，漢絳縣，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或以為秦之舊馳道也。號絳侯。

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正義曰：霍音瑣。

又音蕭，寡反。顏師古云：音山，寡反。按霍字當作後，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漢後人縣也。按樊噲列傳作霍人，其音亦同。以前至武泉。徐廣曰：屬

義曰：括地志云：武泉故城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

韓信軍銅鞮。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破之，還降

太原六城。正義曰：并州縣從銅鞮還，并降六城也。擊韓信胡騎，晉陽下

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砦石。應劭曰：砦音沙，或曰地名。○索隱曰：

晉灼音赤，座反。○正義曰：按在樓煩縣西北。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

三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在并州崞縣界。因擊胡騎平城下。

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所將卒當馳道為多。

孚遠曰：以此例之，則馳道非秦馳道也。在高祖御前耳。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

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絺名也。乘音始。

證反。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

門守圉。索隱曰：圉守之名。音胡，困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遼。索隱曰：音速。○

正義曰：括地志云：雲中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雲中郡。丞相箕肆將勳。徐

曰：箕一作冀，勳一作專，一作轉。○索隱曰：劉氏肆音如字，包愷音以四反。漢書勳亦作博字，並誤耳。定

史記

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漢縣也斬豨得豨丞相程縱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

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

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

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一云御史大夫姓施屠名渾都破綰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媽

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也復擊破綰軍沮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

在媽州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追至長城正義曰即馬邑長城

亦名燕長城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

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索隱曰最都凡也謂總舉

其從高祖攻戰克獲之數也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

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

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

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

鄉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索隱曰大顏云

俗謂愚為鈍椎音直追反今按椎如字讀之謂勃召說士東向而坐責之云趣為我語其質朴之性以斯

推之其少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

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

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

鍾惺曰木彊敦厚漢世看社稷人專用此四字此武帝所以識汲黯霍光也

尉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乘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平遠曰。此所載不同。蓋勃既自以勿如與陳平傳。平。又有人說之。解相印也。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

月上曰。前日吾詔列矣。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平遠曰。文赤寬仁。絳侯就國。恐懼。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如此。蓋懲高帝時事耶。四年。文帝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索隱曰。牘。背示之。簿。即牘也。故魏志秦宓以簿擊頰。則亦簡類也。曰。以公主為證。公王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也。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

茅坤曰。史官須注記此事。方令後世悲功。臣而令無輕辱。

賜盡以予薄昭。字遠曰厚結外家亦及擊急薄昭為

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

提文帝。徐廣曰提謂弟駟案應劭曰所額絮也晉灼曰

服虔云綸絮也提者擲也謂曰絳侯縮皇帝璽。應劭曰

太后噴乃逢冒絮因以提帝曰絳侯縮皇帝璽曰言

勃誅諸呂廢少帝手貫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

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

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

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

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

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坐殺人國除絕一歲

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索隱曰地理志條縣屬渤海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末侯為河內守時詐負相之。索隱曰應劭云負河

內溫人老嫗也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

國秉。索隱曰音柄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

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

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

詐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此餓死

已巳

絳侯勃世家

七



按上文已敘亞

夫封為條侯矣

此補入許負一

段複說封亞夫

為侯蓋以驗預之言也

茅坤曰條侯兵法太

史公撰事也古今絕

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釋絳侯子

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

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

正義曰。廟紀云。霸陵即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正義曰。

秦時宮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渭北。十餘里。秦王門名也。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

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以備胡。上自勞

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

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索隱曰。彀者張也。

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

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

之事。不聞君命。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

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聞壁門。壁門士吏

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

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

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

若今。擡鄭眾注。周禮。肅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索隱

云。但俯下手。今時。擡是者。車前橫木。若上有敬。則俯身而憑之。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

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

張邦奇曰文帝奉泰尊君卑臣之餘。而能伸將士氣若此。直善

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檄巡京師。孝文且崩時。誠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在將兵。字遠曰。文帝而知景帝不能也。故以為。且有兵事。而以大將為囑。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正義曰。官表云。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聞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兵不得過也。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索隱曰。韓顏當也。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餓。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

絕其糧道。是兩事。妙在弄梁。然難為梁。甚宜怨。

劉辰翁曰。以梁委之。

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正義曰

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

城南徐州記云秦使赭衣鑿其地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縣東南連巨盤紆屈曲有象龍形故秦鑿絕頂潤百餘步又夾坑龍首以

毀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龍目二湖悉成田也漢兵

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

吳王頭以告正義曰越人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

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

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

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

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

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瓚曰南皮

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

封也竇太后曰入主各以時行耳素隱曰謂人主各

必一一相法也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

祖願得侯也顧反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

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

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

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

王繼禎曰  
不封王信  
不封降奴  
見條侯抗  
直不同而  
景帝發怒  
所自也

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

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

曰：功臣表唯徐盧封容城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

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馘。韋昭曰：無大馘也。

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

席者，○索隱曰：顧氏按輿服雜事云：六尚尚席堂武帳帷幔也。借音筋，漢書作箸。箸者，食所用也。留侯云：

借前箸以籌之。禮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亦箸之類。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

所乎。索隱曰：言不設箸者，此蓋非我意於君有不足乎。故知淳云：非故不足君之食，其偶夫之耳。蓋

當然也。所以帝視而笑也。若本不為足，當別有辭，未必為之笑也。孟康晉灼雖探古人之情，亦未必能得其實。顧氏亦同孟氏之說。又引魏武賜荀彧虛器，各記異說也。條侯免冠謝，上起條

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

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

徐廣曰：音披。駟案也。張晏曰：被具，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

也。五百具甲楯。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

侯。索隱曰：汙音烏。故反。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

如淳曰：簿，問責也。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女對欲殺之也。如

王鑿曰：千古見之猶為氣塞其父子兩朝

遭遇如此不可各其不遜

王維禎曰太史公撰

獄吏處多悲酸橫絕

今古由坐

附李陵幽

囚之後故

耳

史記

卷五十七

十一

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召詣廷尉正義曰召詣廷尉使重推劾耳廷尉責

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

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

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

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

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

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

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

但此辭句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守遠曰條侯傳後着侯王信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

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

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

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索隱

曰亞夫自以已之智謀足而虛已索隱不守節不遜索隱

節謂爭栗太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述贊曰絳侯佐漢質厚敦篤始擊陽東亦圍

尸北所攻必取所討咸克陳豨伏誅臧荼破國事

居送往推功伏德列侯就第太尉下獄繼

相條侯紹封平曲惜哉賢將父子代辱

余有丁曰按亞夫不得其死此景帝之失太史公以守節不遜

史記

卷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

十一



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徐廣曰：都

睢陽。索隱曰：漢書梁王名揖，蓋是矣。二歲徙代王。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

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正義曰：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

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

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

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河王徙

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

為梁懷王。懷王殺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

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

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

又徙梁，通數。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

為十一年也。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

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

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

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

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

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索隱曰：按左

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

黃震曰：孝

王既替後

矣，景帝復

失言，千秋

萬歲後傳

于王入則

同輩出則

同事，卒之

史記

梁孝王世家

二

梁王賊殺  
袁盎等大  
臣幾至變  
逆者景帝  
之失也

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

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

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

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

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

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圉縣。駟案。司馬彪曰：圉有高陽亭也。四十餘城。皆

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

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築。謂建也。方三百餘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園在

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

中有落後巖、柘、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

果佳樹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蘇林云

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

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所

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

臺三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

中東北角。○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者。

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

臺。又一名。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

子法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

言趨。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出入清道。招延四方

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



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袤之人。初見王

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

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索隱曰：如淳云：巨亦大。與

大百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今萬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

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

闕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贊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

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

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

出入天子殿門。正義曰：著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與漢官官無

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

乎。遠曰：景帝心奇武帝，故廢栗太子。而竇太后乃欲立梁王，亦蔽而不明矣。大臣及袁盎

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袁盎云：漢家法周道立

竇太后義格。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亦遂不復言以

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

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

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

乎。遠曰：殺漢謀臣，終不能為漢後。徒自危耳。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

梁王，索隱曰：謂意疑梁刺之。遂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

史記 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 四

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

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正義曰姓軒兵名豹也與內史

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

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

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

使乘布車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

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

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

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

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

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

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有

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于上也

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孝王惡之

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諡曰孝王索隱曰述征記碭有梁孝王之冢孝

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

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

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

史記



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子龍曰。既以悅太后。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食。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索隱曰。襄漢書作讓。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

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

罍樽。鄭德曰。上蓋。列為雲雷象。直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罍樽。無

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

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

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

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

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

笮。○索隱曰。措。說文云。追笮也。謂為門崩所笮。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

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

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黜其字中心。今按侯宮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矣。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

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

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索隱曰。韋昭云。犴音崇。按類犴反。人姓名也。反

字或作友。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

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

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

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

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字遠曰。類犴反事。與梁國事不相及。以欲告長

吏而并中王。漢諸侯王失國多以此。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

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

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

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子無

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關。孝景

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

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

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

也。索隱曰。竇嬰袁盎皆言。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

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至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

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

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宣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歲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

似漢諸侯王朝見期法具此

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

按楊慎云殷道親親二句出尚書緯

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

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子龍曰：以常理論之，太后之亡，自當在帝與孝王之前，何得常與漢家廢立。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

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

治此劍。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

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

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

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廐在

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

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



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築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扞吳楚，計醜孫羊。竇嬰正議，袁盎劫傷。漢窮梁獄，冠蓋相望。禍成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史記卷之五十八

終

史記卷之五十九

景帝前二十五年，田單殺諸葛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陳子龍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素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

親栗姬子曰榮德，闕子曰索隱曰：闕音過。漢書無于字。程姬子曰餘

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

子曰趙寄乘舜索隱曰：趙音况，羽反。兒，婦人名。河間獻王德索隱曰：漢

茅坤曰：漢燔經後而書云：大行令奏諡法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

河間獻王頗好六藝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

太史公不能傳其道，事可惜。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

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艱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

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困以終。子共王不害立，四年

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索隱曰：漢書云

授諡頃音傾

臨江哀王闕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

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王鑿曰：榮最長者而傳居二王後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耳。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

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墻垣為宮。索隱曰：服虔云：宮外之餘

地，傾野王云：牆外行馬內田，墻垣牆外之短垣也。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

門。正義曰：荆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坐侵廟墻地為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

共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郢都所訊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啓，蓋為榮不以道終也。既

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

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郢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

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

經術大臣  
賦也

史記

卷五十九

二

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

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

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

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齋正義曰晚節猶言惟恐

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謚法好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

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

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

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

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

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

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

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

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歿未葬建有所說易王

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紆服舍中索隱曰淖姓也

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

史記

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

三

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

巫祝，使人禱祠，妄信，建又盡與其姊弟姦。索隱曰：漢書云：建女

弟徵，臣為蓋侯子，婦以易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王喪來歸，建復與姦也。

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

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蓋以孝景前三年，吳

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戾，又

陰痿。正義曰：不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

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

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

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

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訾錄，無所省錄。府庫壞漏。

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徒，令吏毋得收租賦

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

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

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字遠曰：膠西王

致齋於前後二千石，以洩其憤也。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究窮也。故

疆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

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玉，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

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

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害

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詭詐之辨，以傷中人。彭祖多內寵

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

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

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爲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

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

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

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歿，小者刑

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卽縣爲賈人

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者禁他家獨

也。會音儉，謂爲賈人專權買賣。入多於國經租稅。索

之賈儉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入多於國經租稅。索

曰：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平遠

曰：索隱不明，謂王專權會之利，故市租之入反多於

也。田租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

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淳姬者為

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襪祥索隱曰按界蒼好云襪祇祥也

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嘗夜從走卒行徼索隱曰徼

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

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

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

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

人嘗與兄趙王相非孚遠曰中山王得守藩之曰兄宜若趙王幸而不得罪耳

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口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

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

藩臣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

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踈其言甚雄壯詞切而

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子龍曰

觀聞樂對知王非徒好酒色者亦子哀王昌立年

卒索隱曰漢書昆後謚康王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

程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

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為脫桂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欽的即釋名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所云也

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

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

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

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為長沙王服

音駒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

年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謚繆王齊有幸臣謚法傷人蔽賢曰繆

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

乃土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

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

除也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

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

戰守備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註爾雅金矢以金為箭鏃鏃字林音子

木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

此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

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

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

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

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

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

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

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

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

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

長男悅索隱曰鄒氏音之悅反蘇林音奪許慎說解字林云他活反字從木悅以毋無

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

姬生子平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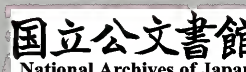
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妬媚不常侍病索隱曰又云輒

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



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待。及薨。六出舍。如淳曰。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駿王后。索隱曰。按是張騫。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太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修及王勃。上以

修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修。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



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見狗子也其後漢益封

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見狗子孫於

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得自除

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有皆入于王也諸侯自除御史廷

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

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

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陳仁子曰  
景帝之待  
五王奪之  
權者乃全  
之也于是  
可見漢初  
之無制矣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粟如既廢臨江  
折軸闕于平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端事馳逐江  
都有才中山襪福長沙地小膠東造鏃仁  
賢者代悖亂者族見始四王分封為六

五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

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通德使臣去病得罪行問宜

邊來之思慮然懷中野無以報乃敢唯他維以

再拜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臣自當竭

史記卷之五十九 終

史記卷之六十一 世家 七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見於子也其後漢為

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見於子孫

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有皆入于王也得自

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有將軍

別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

一楚并升等皆管款良微國道空世漢為

楚并升等皆管款良微國道空世漢為

史記卷之六十一 世家 七

陸言亦休耳青野青野也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陳子龍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曰姓霍也故為主議 味必再拜

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

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于用

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

樂損耶真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

董份曰三王之封詔制奏請皆爾雅深婉上下皆得體矣故太史公特稱其文詞爛然不虛哉





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而疆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勸。其更議以列

列侯  
臣嬰齊  
以下增  
人

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鄧。索隱曰：蕭何謚

文終也。蕭何初封沛之鄼音贊。瓌厲羣臣平津侯等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鄼音嗟也。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之封平津侯也。

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廣推恩之詔。分王子弟。故有百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

相踰。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列位失序。又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

不可以垂統于萬世。臣請立臣閔。臣且臣胥為諸侯。

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

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

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自牝。魯公用駢剛。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賢不

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仰未成

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

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

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

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

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

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仰未成。家以列侯可。

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

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

千可見當時君臣之

批蒼甚

速不似近

大畧而

後語也

景行嚮之

詩文小異

或所見異

辭大抵漢

人引經不

泥如此

按此又

增入臣

慶

董份曰言康叔伯禽幼未成人見三王當封言康叔伯禽後有勳伐見封之得宜

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

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

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

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皆因時而序尊卑高

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春秋昭至德定海內封

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公羊傳文皇子或在繼祿而立

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土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繼祿而立

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

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

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正義曰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瀚

海西湊月氏正義曰湊音臻匈奴西城舉國奉師與械之非

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開禁

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

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

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索隱曰謂立

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

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

臣且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

將行有次第也故復具疏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

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  
 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  
 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  
 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為諸侯王  
 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議儒者稱  
 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  
 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徐廣曰蕭何  
 之玄孫鄼侯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  
 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宜至尊也

投此增  
 入臣壽  
 成二十  
 七人

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其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

圖稱輿地圖疑自古  
 有此名非始漢也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

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

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

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

立皇子閔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

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  
 云元狩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

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

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茅坤曰讀  
 此篇漢之  
 君臣建大  
 議與諸臣



所為疏請  
式例如益

陳仁子曰

書稱諸命

所以可傳

萬世者雖

以其詞亦

以其人武

帝子凡五

齊王燕王

廣陵王三

子同日受

封今讀其

策命詞語

中以風上

之宜教以

輔佐之義

帝言溫厚

直有成周

訓誥風度

班史謂號

今文章祭

然可觀者

此其尤也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

齊王曰於戲小子闕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受

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

索隱曰齊在東方故云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

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

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

君子懈怠無歸附心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朕有德不滅

乃凶于而國害千爾躬於戲保國文民可不敬與

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且為

燕王曰於戲小子且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

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鞏粥氏虐老獸

心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

一作毗韋耶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

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降旗奔師如淳曰偃

其旗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

虞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即昆

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二軍鞏粥徒

非軍將蓋戎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

域張晏曰匈奴徒東也北州以綏臣贊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毋

德索隱曰蘇林云裴廢也本亦作毋乃廢備索隱曰

解云言無乏武非教士不得從徵索隱曰韋昭云士

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人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

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

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

之南正義曰謂京口南五湖之間索隱曰五湖者具

庭洞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曰一作壘駟三代要服

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

佚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維法維則書

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

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

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

歸有光曰三王世家本不闕讀此贊又可

見太史公亦不及見三王後事褚先生淺陋遂謂求其世家不可得也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詞可觀可知獨載其文辭也  
茅坤曰類今人跋體

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冊書存焉去病建議青翟上宣天子冲挹志在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閔國負海且社惟玄宵人不通葷粥遠邊明哉監戒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

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甲戒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竝幸武帝而生子闕。闕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闕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歿。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

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  
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  
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  
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  
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  
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  
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  
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  
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

賢王。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  
無侂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  
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  
輕心。揚州葆彊。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  
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侂好佚。無邇宵人。  
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  
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  
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  
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

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又云在羸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

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曰：已下並見荀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燒墮，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

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董弼徒  
 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  
 以怨望也。無儼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  
 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  
 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  
 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  
 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  
 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  
 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

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

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案昭帝

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且早封在外。實合有  
 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  
 不使胥且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  
 得鉤弋子當陽。斯寔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  
 大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  
 人臣之職。亦當使燕諭之。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

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

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

二人偕往。使燕風諭之。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

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是使二人。到燕各異

直份曰按  
 宗正主屬  
 藉故辨正  
 王以宗系  
 之事御史  
 王執法故

按訊王發  
兵之罪滿  
意通儒術  
故曉發以  
使王自  
其罪

日更見責王。宗正者，王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  
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  
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  
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  
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  
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雅，近也。雅，正也。其善於正字義，訓為近。故云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  
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  
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

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  
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  
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  
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  
自令身歿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  
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  
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  
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  
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



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

赦旦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

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滌

如禮滌洩之滌謂洗也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

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

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君子不近庶人不

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

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為安定侯

正義曰漢表在

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

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陵故城今在幽

州長鄉縣東北三十七里以奉燕王祭祀

卷終

史記卷之六十一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伯夷列傳第一

索隱曰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今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

之文可知也

索隱曰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

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

見於四十二篇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

禪讓之事故云虞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

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

史記

卷六十一 伯夷列傳

一

揚慎曰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為一卷甚為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莊

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敘述自有深意豈宜埃為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為一卷次以管晏為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為一卷以復大史公之舊云葛洪曰伯夷首列傳以為善而無瑕也

季塗曰傳體前敘事後議論獨韓退之王承福傳敘事議論相間頗有伯夷傳之風茅坤曰以議論敘事傳之變體也  
抄堯讓許由益莊周寓言眇天足道耳

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二十餘年然

後踐帝位帝位是也則大器亦謂之重器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曰莊子云天下之大

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

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

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效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

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襍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特有卜隨務光等

股湯讓之天下竝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楊惲

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光等也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概謂略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史公疑於說者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其傳曰伯夷

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

史記

卷六十一

伯夷列傳

七

史記

卷六十一

伯夷列傳

七

史記

太史公言有許由塚乃明其實有是人而又曰文辭不則無堯少概見讓之事心隱然言外矣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二

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諡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

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益往歸焉

索隱曰劉氏云益者疑辭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

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

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

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

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融

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

曰曹大家註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

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

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

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采薇而

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鱉也正義曰陸璣

其味亦如小荳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且歔作歌其辭曰登彼西

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

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神農虞夏忽焉沒兮

我安適歸矣久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

適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辭也徂者往也歔歔之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伯夷列傳

三

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已

怨耶。又疑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

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

耶。亦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

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

者之所餐也。然顏子一簞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

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正義曰。按跖者黃帝時大

下大盜。故世倣。肝人之肉。索隱曰。莊子云。跖方休卒

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恣睢謂恣

貌。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冢

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

當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

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

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饑死。盜跖暴戾

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若

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索隱曰。謂

靈晉獻齊襄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

之比皆是。暗君不飲盜泉。裴足高山之頂。竄跡滄洲之

董份曰。太史公寓言為李陵遭刑之意。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正義曰：儻，木定之詞也。為天道不敢

的言是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

故云儻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故曰：富貴

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眾木皆凋，然後松栢少凋，傷平歲

眾木亦有不死者，故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索隱曰：老

昏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

哉。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輕謂夷齊由光等也。索隱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

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也，亦是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貪夫徇

財，正義曰：贊云：已身從物曰徇。烈士徇名，夸者歛權。索隱曰：言貪

者，至歛不休。故云歛權也。眾庶馮生。索隱曰：馮者恃也。言眾庶

明相照，索隱曰：已下同類相求。正義曰：天欲兩而相

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肅而谷風興。聖人作而萬物

覩，索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

也。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

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巖穴之

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各煙滅而不稱。悲夫。正義曰：趨

董份曰：太史公言伯夷叔齊不能無怨，惟得孔子言之，故益顯。

鍾惺曰：伯夷傳之妙，妙在誕古。人精神使人于若不之讀者，必欲強令文義相屬，則失之矣。

若由光義至高而不少概見故後世無聞焉是以祇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也此一篇大意若不如此則首尾似不相貫而引出光事少味矣

唐順之曰此傳縱橫自得非輒轍可尋蓋所謂神化者耶

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馳達若埋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間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群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史記卷之六十一 終

史記卷之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云潁縣今有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

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索隱曰呂氏春秋

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財不以爲貪鮑叔終善遇之

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

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

易行。正義曰：言為政令卑下，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

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

為功，貴輕重。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慎權衡，正義曰：權衡

乎遠曰：權衡，鈞石之類，蓋與民取平之意，正義非也。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

因而代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

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曰：今齊州東河

也。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左傳作曹劌。管仲因而信之。正義

曰：以劫許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

寶也。索隱曰：老子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寶也。管仲富擬於公

室，有三歸反玷。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為侈。

管仲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齊國遵其

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蔡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

平，蓋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

故萊夷維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

魯。

唐順之曰：善因禍而為福，數句得仲子骨髓。

茅坤曰：節儉力行一



句道盡晏子

楊慎曰晏子之事多矣而太史公詳載此有深意焉

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

危言正義曰謂已謙讓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即危行正義曰謂君不知已增修

業行畏責及也○乎遠曰危言危行正國有道即順義解非也蓋言其立朝儀度如此耳

命無道即衡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

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

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視弊冠反裘負薪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不父也苟免飢凍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

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正義曰懼林縛反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

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塚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必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

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塚也○乎遠曰此註雜在越石父事中為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

不倫也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訕於不知已而信

於知已者索隱曰信讀日申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

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

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

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

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

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

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

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

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子龍曰。管晏功能甚偉。而太史公載其一。二軼事。大要在於結交推賢。意有所寄耳。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

揚慎曰。贊管仲晏子前一段總說。後一段議論却分說。亦一格。

唐順之曰。太史公作

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及晏子春秋。○索隱曰。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也。○正義曰。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

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管仲音逸。管

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

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

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

成禮。然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

是也。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

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

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之羨慕仰企

春秋戰國人列傳類其詞略益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手世者皆不論也。

雖與之為僕隸為之執鞭亦所忻慕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肩轉禍為福危言獲全孔賴左袵史忻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禮而去人望存焉

史記卷之六十二終

史記卷之六十三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陳子龍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

正義曰朱翰玉禮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

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口廣額

耳有三門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

年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

樹下迺割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括地志云苦縣

左腋而生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

縣也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

史記

史記 卷之二十三 老子本傳

子所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索隱曰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

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各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

正義曰聃耳漫無輪也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

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孔子適周將問禮

於老子索隱曰大戴記亦云然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

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

則蓬系而行索隱曰蓬蓋也累隨也以若若得明君

而去也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

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索隱曰良賈隱其寶不令人見故云若虛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

淫志正義曰姿態之容色與淫欲之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是皆無益於子

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乎遠曰此所載與孔子世家語不同蓋各見也

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

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

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

見老子其猶龍耶乎遠曰老子况龍孔子况狗老子為世用則賤不為世用則貴老子

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

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索隱

物遠以老

今累而白

史記 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二

曰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於是老子廼

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

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

精葉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

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

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

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尹子○索隱曰按列異傳老

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

牛而過也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

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

莞段為精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著艾為席茹艾為食

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著書

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十五篇言道家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

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前古好事者據外

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

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

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歿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

九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

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索隱曰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

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正同尋其意義

亦並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

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

傷慎曰老子傳著老萊子太史儋之疑莊子傳又旁及畏累虛九桑子傳之變體也

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

老莊申辨列傳

因邑音宗子注索隱曰音古

為姓音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印太

音霞音傳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紬儒學索隱曰按

邊而後音儒學亦紬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

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

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曰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名周周

嘗為蒙漆園吏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

董份曰先  
綴數語以  
贊老子亦  
變體也  
鍾惺曰如  
此數語亦  
自成一妙  
傳傳莊周  
只宜如此

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

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作漁

父盜跖胠篋正義曰胠開也篋箱以詆訛孔子之徒

索隱曰詆訛音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

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

系司馬彪云庚然善屬書離離正義曰屬音燭離離

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正義曰剽正妙雖當世宿學

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已索隱曰沈洋

又音是養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

賢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

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

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

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特也子亟

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污瀆音

渠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

余有丁曰此傳思極微勢極曲折

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十歲矣中寄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也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也故鄭之

賤臣學術以于韓昭侯索隱曰術即刑名法術昭侯用為相內

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

侵韓者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申子之學本於

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

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韓非亡

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

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

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而

茅坤曰敘事處少獨述非之說難一篇可覽

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訛駁

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

崇黃老非為人口吃正義曰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之學也

李斯俱事荀卿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况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

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

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

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

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士以為儒者用文亂

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

之士正義曰介冑也冑兜鍪也○乎遠曰申韓之術治弱國可以至于強治強國可以至于亡韓方

弱用之或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

能有用之臣非勇悍忠梗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

及折衝禦侮之人也索隱曰又非奸邪諂諛

邪枉之臣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今國消弱故觀往

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今國消弱故觀往

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故

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著

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

史記  
卷之三  
老莊申韓列傳



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歿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亦又未為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乎遠曰此戰國策士之要術也然非必能揣摩中之蓋亦有左右之臣為之宜洩耳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

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劉氏云

氏云稽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

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劉氏云

疆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

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

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

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

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便成漏泄

故身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

余有丁曰  
此即所謂  
交淺而言  
深者也

余有丁曰  
按謂所說  
者其心有  
所為至微  
也而顯言  
假物以濟  
其私

推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正義曰：渥，霑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而說事當

以爲恩德，故德亡。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

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德亡，韓子作則見夫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

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曰：人

主先得其計，已功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亡。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

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明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爲說者預知其

計而說者，彊之以其所必不爲。索隱曰：劉氏云：若項利必欲衣錦東歸而

說者彊述關中違旨，忤情自招誅滅也。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云：若項

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強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故曰與之

論大人，則以爲間已。正義曰：說彼大人之短，以爲與竊已之事情，乃爲刺譏間也。

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索隱曰：韓子弼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

疑其挾詐而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正義曰：說人主賣我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愛行人主以爲

借已之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正義曰：論說人主所資籍也。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謂憎惡人主，則以爲

嘗試於已也。○乎遠曰：以上四事，輕重相權，言有所指聽者，必爲設防。貴人且然而况人主。徑省

其辭，則不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則以說者

爲無知而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見屈辱也。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在簡要而說者務

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

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不盡正義曰說者陳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乎遠曰惟此一條不為大失蓋人

情喜順緩取之慮事廣肆則曰艸野而倨侮正義曰功多於急捷

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有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鄙陋乃成倨傲侮慢

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

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人正義曰前

不言也失誤說士無以失誤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窮極之乃為訕上也

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而攻問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譴怒也○乎遠曰索隱不

明自勇其斷者外勇而中怯也以其敵怒之則必慙而言者獲罪矣○子龍曰此如符堅之伐晉諫者言

晉不可破則愈不聽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劉

王決欲攻趙自起若說其難遂已規異事與同計譽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繆

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乙同行者說士陳

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曰

曰人主與甲同失說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大忠志者文飾甲之無失

於君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迺後申也

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正義曰言

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得曠日彌久

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謂君臣道合曠深計而不疑交

史記 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七

說秦王 說非而 李斯楚 賈害之 說非之 傷於同 計同行 者乎

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乎遠曰：非此一段，則雖委曲得君，亦不足以行其志矣。

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

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

正義曰：庖，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虜是汙。能士之所取也。宋有

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

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正義曰：其子鄰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鄭城縣界。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羣

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

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

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

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處知策

則難矣。管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

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

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

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

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

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

鍾惺曰韓非說難涉世太深若心太苦置身太窄言未脫于口神亂而氣餒矣李斯姚賈殺之不思虎之貪心也待其慎信哉

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蟲類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案隱曰謂庶幾於善諫說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歎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適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歿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王召賈問之賈答云迺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楊慎曰此贊各論其人之事而總之以一言文字之妙謂申韓原于道德之意東坡先生論之當矣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澹少恩用法慘急而鞠激深刻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迹竄西垂莊蒙栩栩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被周防終亡李斯

史記卷之六十三 終

史記卷之六十四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

苴也○正義曰徐反云穰苴為司馬官王兵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

河上

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甄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河

齊師敗

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

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

蘇軾曰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人也其書偉然國策云馬穰苴政者也王殺之大臣不親

史記

卷之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

一

則其去閑  
公遠矣太  
史公取職  
國策而作  
史記當以  
戰國策為  
信  
凌約言曰  
其故賤恐  
法不行而  
請所寵所  
尊蓋逆知  
其必不用  
命而欲籍  
以行法也  
立表下漏  
斬賈之意  
已萌矣

史記

卷之六十四

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

索隱曰尸子云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

有此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問

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

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

世將帥懼

有監軍以撓兵權而穰苴請之蓋於是景公許之使

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

索隱曰按旦日謂明日日中時期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

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賈素驕貴以為

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

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什表決漏

索隱曰什者臥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

漏水以賈失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

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

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

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

正義曰援作操枹音孚謂鼓槌

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

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

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

名坤曰斬賈之真漢

史記

卷之六十四

一

以後不可行矣

吳寬曰兩御三軍則三軍無不用命遂可決勝于千里矣矣待燕晉聞風散師而後知勝哉

史記

卷六十四

二

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

不拘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

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駙又斬馬之左驂以

御者在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

士卒平分糧食晁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子遠曰兵法先用威後用恩則法行而

眾樂為致效穰苴得是道也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

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

黃河水非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去而解

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子龍曰所謂軍容不入國

也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

鮑氏高國之屬害之子龍曰即其斬莊賈之事大臣必有不悅矣譖於景

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歿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

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僖子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

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

司馬穰苴列傳

齊威王

齊威王



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

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

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

穰苴兵法

乎遠曰敘此一段以司馬兵法冠穰苴故也

不見於左

傳然太史公所序前為為將之法

史記

余讀司馬兵法闕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

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衰矣

索隱曰謂司馬兵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

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

戰國之時故云少衰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

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

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湯我卒既彊彼寇退墜法

行司馬實賴宗戚

